

同学录

2 完·结·篇

SHU HAI CANG SHENG

书海沧生 著

2



Alumni Page

有高山四季 / 有河水千古 / 有人 / 等你到泛黄岁月的最后



同学录

Alumni Page

2
亮·皓·篇

书海沧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学录. 2, 完结篇 / 书海沧生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500-2935-4

I. ①同… II. ①书…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0910 号

同学录 2: 完结篇

TONGXUE LU 2: WANJIE PIAN

书海沧生 著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夏 童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程 玥
特约策划	何亚娟
特约编辑	夏 童 张 丝
封面设计	小茜设计
版式设计	王雨晨
封面绘图	三 乖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3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935-4
定 价	3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8-29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敬你这碗热干面	001
Chapter 2	长富贵方常相思	011
Chapter 3	宋三少共唇脂红	020
Chapter 4	你烫我我就亲你	027
Chapter 5	宋林林迟皆林林	036
Chapter 6	阮姑娘我问问你	047
Chapter 7	一场宏大的心愿	057
Chapter 8	王谢堂前风云会	066
Chapter 9	终半生而琴弦断	076
Chapter 10	为谁种田等鱼肥	087
Chapter 11	真巧我是你同学	095
Chapter 12	同学应该在车底	103
Chapter 13	算什么英雄好汉	115
Chapter 14	笑着笑着就老朽	126
Chapter 15	你并没有认错人	136
Chapter 16	既爱佛何以爱你	144
Chapter 17	嘀嘀嗒嗒永不停	152
Chapter 18	谁给我尚方宝剑	161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9	我心中多么高兴	171
Chapter 20	凉风袭来青草香	180
Chapter 21	猜得对谁的秘密	190
Chapter 22	平白玷污我阿迟	200
Chapter 23	我输了流放一生	210
Chapter 24	时光换算机器人	219
Chapter 25	死也想娶坏娘皮	243
Chapter 26	爱你像山也像海	250
Chapter 27	万人之上我湮没	259
Chapter 28	谁的心事在庭前	272
Chapter 29	中元为期又新知	281
Chapter 30	三星两杠大队长	290
Chapter 31	很少有人会喜欢	300
Chapter 32	是前行还是谜团	311
Chapter 33	请为我变笨一次	319
Chapter 34	我的爱没有声音	330
Chapter 35	逃不出的同学录	345
番外	Mr.Unknown	364

Chapter 1

敬你这碗热干面

2005年春天的时候，孩子们读初二，初春之时，柳絮黏人。

林迟一贯眼睛很好，从小到大视力表上都能看到最后一行，搁过去，就是百步穿杨的眼。可最近，坐最后一排瞧黑板有些吃力了，坐公交去三院检查了视力，确实有些下降，可也不过是从二点零下滑到一点五。

他问医生：“我这是近视吗？”

心中有些微微的憧憬，因为毕竟班里有一半的孩子都戴上了小眼镜，他还挺羡慕。

医生说：“眼镜不是你想戴，想戴就能戴。”写了单子撕给他，说是假性近视，最近一周定时去理疗，按摩眼睛。

林迟啃着刚买的热乎乎的鲜肉月饼，点着头就走了。路过复健室，就听到里面杀猪一样的惨叫。

“胳膊能用不！”

“能！”

“腿能使不！”

“能！”

“有啥不舒服！”

“啥都不舒服！”

“你两眼一抹黑躺床上倒舒服，醒了别嗷嗷啊，什么我的胳膊我的腿哎呀妈呀咋不能动了，躺了这么长时间，能动才见了鬼！”

“你们大人就是爱欺负我们这种善良纯真的小孩。”

“我敢欺负你，你爸弄死我。说起你爸，今儿怎么没来。你爸呢？”

“我爸结婚了，你这大夫！”

“没我这大夫，你还萎缩着！”

“我这叫纤纤玉腿，长度横跨太平洋，哪里缩了？”

“你就可着跟我贫，要不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我才不会答应来这边就职。”

“听说你暗恋我爸好多年，真的假的？”

“嗨，真的！可不真的！真金白银！追得累死人了，你爸咋就瞧上你妈了……这眼长得怪的！”

“唉，你这大夫！你哪儿知道，我爸、我妈能对上眼，都是为了生我，约莫我以后得是个总理坯子或者总统模子。”

“得了啊，小拐子，你不撅屁股走好路就算你爹妈烧高香了！起！走你！”

“疼！疼！！！”

林迟靠在墙边慢悠悠啃着月饼，一会儿，就见一个个子高高的姑娘拄着拐杖一晃一晃地晃出来了，走路姿势怪异，像是有些瘸，又像是太懒，整个人的重量压在了拐杖上。

可是，她可真不低，瞧着约有一米七了，应是个高中女生。

啧啧！林迟赞叹这身高，跟自己个儿比比，姑娘比他高了半头。

先前读小学时，他个子蹿得倒快，这会儿似乎到了瓶颈，不肯长了，林奶奶有些皱眉，直嘀咕，先前家里男丁人人一米八，他不该长不到啊，是不是营养太差？

于是，初中二年级小男生每天多了三元零花钱，想吃什么尽可去买。

林迟咬完月饼，用纸巾慢慢擦了擦细白的爪子，进了复健室隔壁的理疗室。

他没有在意。高个儿大姑娘只是个随处可见的路人。

他已经约有三年没见过阮宁。听说她好好地活着，他便不再纠缠，也慢慢变淡。奶奶说人会变的，变了的人会忘记过去的誓言。她拍着他的脸颊说：“这一点，你倒是跟你爷爷很像。”

爷爷？他没有爷爷。

林迟依旧坐在最后一排，他的身旁却不是空的了。调皮捣蛋的孩子像走马灯一样坐在他的身旁，而后又被调走。老师和孩子都视坐在像尸体一样的林迟身旁是一种惩罚。

开玩笑时，说最后一排是棺材板、养尸地，那个老脾睨人的孩子是千年小僵尸。打跟前儿一过，阴风阵阵！

林迟不乐意考全校第一了。每次考得好，便被老师像看见新鲜玩意儿一样盯着瞧，就是千年僵尸也会被她瞧得老脸发红，后来就克制一下答满分的手。毕竟个子还低低的，考满分都不像。

啊，说回身高，小僵尸又苦恼了，趁着无人看见，懊恼地咬了咬课本，他身旁的同桌汗毛都竖起来了。

噉！老师、妈妈救我！僵尸要咬人了！

让你不好好学习！让你淘气！活该坐最后一排！

哼！！

林迟去医院做了几次理疗，眼睛按摩倒是很舒服，一个小时的治疗时间，有时候都会迷迷糊糊睡着。理疗室的医师都是些年轻大夫，爱说些八卦，也爱逗孩子，给林迟量骨头，直说长不高了，看那张白得像雪没有表情的小脸皱成一团，她们便特别快乐。

她们问：“小孩儿，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们给你按按眼，长大了当个飞行员没差的。”

林迟说：“我当医生去。”

“为什么呀，小孩儿，我跟你讲，不要当医生，每天都要累死了呀。”

“有人哭丧着脸到医院，对我说大夫我得了世界上最难治的病，是不

是会死？别人问我是不是会死的时候，我告诉他，你不会死，有我在，你不能够死。我想当这样的人。”

“我懂了，你怕死。”

“对，我怕死。”

医院是老字号，楼旧了，隔音效果一般，隔壁听得一清二楚，漂亮的鬈发女医生撸起高个儿姑娘的手臂，朝上拔，听她叽哇乱叫，微微笑道：

“你怕不怕死，死小孩？”

高个儿姑娘龇牙咧嘴，扬起沾满汗珠的小脸，这果真还是一张死小孩的脸，她说：“死过的人啥都不怕。”

“那你怕啥？”

“我怕长大。噢噢噢，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我就成了我妈——我妈她爱哭——我妈她嫁人——我妈爱上了我爸——又生了我这样麻烦的小孩啊——”

她嘻嘻笑着改了 S.H.E 的歌，指着自己的小脸，灿烂得好像一朵波斯菊。

“你妈确实爱哭，当年我抢救你，她差点把医院淹了，我都被她冲跑二里外。”漂亮医生哈哈笑了，随手拿起病历本，蹙眉道，“护士小张也是糊涂，跟隔壁的病历拿反了，你的是红皮的，这个是绿皮的，我瞧瞧……林迟，假性近视……”

春天来了的时候，下午宋林习惯沏绿茶喝，喝时会在窗台站一会儿，便是这一会儿让他低头瞧见了篮球场，瞧见了那个姑娘。

篮球场上，站着一个穿着运动短裙的高挑小姑娘。高挑指身材，小指年纪。

头发长长的，扎了起来，皮肤白皙细腻，双腿长而匀称，背面瞧着，玉人一样，没有一丝瑕疵。

她站在篮筐下，固定着一个姿势，背对宋家的方向，也背对宋林的窗。

朝着篮筐投去，接住，再投去，周而复始，连脚都没变过。起初宋林只觉得是在练球，后来发现这姑娘着实不对劲，她的技术太娴熟，能用手灵活地接住球，而脚却不动寸步。

而且她不求进篮筐，像是为了锻炼手臂的肌肉。

这是在做什么？

小姑娘曾在篮球场打过二十三天的篮球，打完球，饿了，便很不讲究地盘腿坐在篮球场上吃东西。她剥过三次碧根果吃、啃过两回面包，还有一次抱了一碗热干面。

简直是个奇葩。

宋林瞧得清楚极了。她双手白皙，抱着一一次性的塑料碗。筷子一提，蘸着酱汁的面便像有了生命一样弹了起来。姑娘把面吸进口中，嘴角也有了浅浅的酱汁。她夸张地咀嚼着，鼓鼓肉肉的侧脸从发梢中露了出来，像一只松鼠一样一口一口地咬着，让宋林觉得那碗面似乎十分好吃。

是的，第一次有让他觉得好吃的东西。

周末的时候，少年去附近的大排档买了这样一碗面，默默抱回了自己的房间。

宋家老小吓坏了。一贯有厌食症的宋林居然主动去买吃的东西。

以为他是哪儿不好，老少都蹑着脚，悄悄在门口觑他。

这孩子一个人默默地蹙眉咬面，热干面的塑料盒前放着一面镜子。他吃的时候安静地看着镜子，居然把一整碗面都狼吞虎咽吃完了。

没有一丝犹豫。他惊讶自己还能这样痛快地吃完一顿饭，竟然也觉得心酸。约有许多年未如此，兴许曾经酣畅淋漓地抱着奶瓶吃过奶，可那记忆太遥远。

“哥哥是纳西瑟斯吗，被自己的脸迷住了，用脸下饭？”宋四偷笑。

宋妈妈一溜烟跑去买镜子了。宋林晚上下楼吃饭，餐桌上摆了少说有四面镜子。

“你们……镇宅？”宋林诧异莫名。

宋妈妈泪流满面：“是啊。”

镇你这头小妖怪。

好奇是一切的开始，好奇也是进入陷阱之前的最后一步稳妥的路。

那个奇怪的姑娘从来没有回过头，他也未曾追究，只是天天瞧见，瞧的时间长了，便开始好奇。

他看着姑娘的身段，揣测这是谁家的姑娘。

卢家没丫头，栗家大的大小的小，不合这模样，他妹妹……废话，他妹他当然能认出来，阮家，阮家的怪物早死了吧？

虽然聪明过人，心头却没半点男女之分。凶悍、可恶可又……赤诚的小孩儿。

阮致起初还肯说，后来直摆手，宋林也终于觉得没了遗憾。他的小弟张小栓，在记忆中面目全非，只当他……死了吧。

反正身为阮宁的她再不肯爱他。

于是何必活着。

你可能不知心动是几时发生的，可它来的时候，隆隆隆隆，似火车经过，碾断所有，毫不停留，猝不及防，可是拜托你千万不要听见。因当你听见，心动便再也停不下来。

宋四入他怀，听他心跳声，吓了一跳。她问他：“哥哥怎么了？”

宋林推开她，斥道：“多大的姑娘了，十三四岁了，还没规没矩。”

宋四抱着他颈，偷亲少年脸颊，歪头笑靥如花：“十三岁的大姑娘今天听到语文课，课上老师说‘春天到了，太阳笑了，猫儿叫了，古镇桥西的睡莲开了。姑娘抱着猫儿采睡莲，又叫谁看见？日光正好，点点挠人’。”

“整日专琢磨些不着调的东西，学习成绩倒没起色！”少年有些难堪，骂了她一顿，拿起击剑用具离了家门。

祖父安排，他每周还有击剑课。

听说西方贵族教习击剑与马术，大约觉得能流传至今的都有其教育的奥妙和潜移默化之处，宋老爷子哪一样都不肯让宋林落下。

他走到篮球场外时，那姑娘已经不见踪影。

也只是淡淡作罢，第二日来时，窗前读书，无意瞧她。

这厢也春意撩人啊。

班里有姑娘眼瞎，瞧上林迟，朝他告白，说：“我喜欢你呀，喂，小僵尸……啊不，林迟同学。”

林迟没表情睨她，说：“我不喜欢你。”

姑娘气急败坏，说：“你个子不高、家庭条件不好、学习一般、脾气古怪、表情又臭，我这么漂亮，我们全家都宠我，我肯喜欢你，你凭什么不喜欢我？”

林迟心想，老子还是我奶奶的宝宝呢，大家都是受宠的宝宝你牛什么呀。

于是棺材脸连动都没动：“我这么差，所以才要喜欢一个比我更差的。”

姑娘嘤嘤哭着说：“你欺负人。”

可你不就这么个逻辑嘛，噢，你好我差，你喜欢我我家烧了高香，我还想让别人觉得她家烧了高香呢。

凭什么啊，这年头谁稀罕谁。

姑娘上手去掐林迟，林迟一瞪杏眼，闪开：“别摸我，我有洁癖。”

姑娘跺脚：“哼！”

少年摊手，表示搞不定女同学。

他去理疗，又呼呼睡着，梦中有人走到他的身旁，带着野孩子才有的气息，在他的额上狠狠嘬了个印。

他睁开眼，照镜子，额头上好大的红晕。

不是蚊子咬的，就是女人吸的。

他狐疑地看着刚回到理疗室的小医生，觉得这个家伙并不无辜。

死变态，骚扰童男。

小少年脸红如猴屁股，哧溜跑回家，嚷着：“奶奶，我被女人亲了，我不纯洁了。”

奶奶挑眉，在孙子白嫩的脸上“叭”地亲了一下，劝慰道：“别矫情，长大了还得有女人亲你呢。”

学校开春季运动会，班主任让报项目。什么两人三足四百米接力八百米跑呼啦啦就被抢完了，最后留下了三千米，众娃坚决摇头。

老班，这个，干不了哟！

班主任谢老师是天津人，说道：“别价啊，那 séi(谁)，还有 séi 没报名儿的，积极主动点啊，为班争光是你滴(的)荣耀！”

娃娃们缩成鸵鸟，谢老师翘着兰花指：“小孬儿们，我可点了，点着 séi 就是 séi。挑兵挑将，挑着 séi 就是 séi，哎哟，左边儿最后一排，哟，长得跟小炮弹一样，铁定能跑快，就你啦！”

林迟同学抬起头一脸蒙，恍从梦中醒来。

小炮弹？三千米？！

你大爷。

小僵尸比赛前练了半个月，林奶奶准备了一个军用水壶，沏了满满一壶盐水，拿筷子一边搅，一边叮嘱他跑后喝点儿。

四月十一日，风和日丽。卖水的大爷和卖冰棍儿的大妈一早就出动了，在运动场栅栏外虎视眈眈地抢地盘，各班的通讯员们事先作弊，作文书上抄了好些篇，换了名字、改了事迹，就等比赛开始朝广播站递去。

百米短跑开始——蔚蓝的天空，红色的跑道，健儿们蓄势待发。

四百米接力——天很蓝，跑道很红，健儿们像脱了缰的野马。

八百米长跑——蓝蓝的天，红红的跑道，健儿们像一阵风。

校长都无奈了：“活这么大岁数了，年年被小崽子们科普一遍天是蓝的，跑道是红的。变着法儿羞辱色盲呢。”

林迟面无表情地做准备，羡慕他的妹子过来猛拍孩子的小白脸：“加油啊，小僵尸！”

林迟：“拿开你的脏爪子，老子有洁癖。”

列位！预备！起！咣！

气枪响了起来，林迟也就面无表情地匀速跑了起来。

班主任谢老师着急：“孩子，你倒数了，赶紧的，跑啊！这慢悠的，可急死人了！”

林迟斜了他一眼，匀速地加了一点点，维持在倒数第三的水平。

正巧班里转来新同学，谢老师带她办完手续后就直接到体育场了。新同学眼睛贼亮，像瞧见大肥肉一样瞧着那个匀速而白得像日光灯似的身影。

四百米的跑道，倒数第三的林迟跑到第五圈时就跑到了倒数第六，第六圈时就是正数第五了。

他依旧是匀速，尖下巴上一点晶莹的汗珠，瞥着大大的杏眼看四周，而其他入已经汗水倒流，热得冒烟，喘成狗。

谢老师眼睛都亮了：“加油啊，有了有了，第三了，好小子！”

林迟跑到第三，脸微微红了，到第二，脸微微红，第一，微微红，整个班级都在欢呼。

小少年神色不变，但看着终点其实有点眩晕。

他死死地盯着自己的军用茶壶，目标就是那儿。

渴死了。

水壶旁边还有一个高高的障碍物。

障碍物笑得像朵太阳菊。

花儿张开了纤细的双臂。

站在那里看起来实在温暖。

阳光下，花儿的脸都是金色的、灿烂的。

他看不清楚她。

却觉得牙花子都在颤。

到达终点时，高个儿的小女孩笨拙地用臂弯环住他。

像杂草一样荒芜的头发长成长发时，身高也莫名其妙地惊人拔起来。

可那张脸还是孩子的脸。

还是童年时的模样。眼睛喜时含笑，怒时也含笑。眉毛弯而扬，唇红而润，将门虎女，神采奕奕。

她抱着他，像抱着布娃娃，嘿嘿笑着，眼里含泪。

林迟看着她的眼，挺没出息地在姑娘怀里晕了。

晕倒前拉着她的手，说：“你可别跑。”

旁边有人想抱他欢呼。

他说：“除了她，对，就是抱着我的这家伙，你们谁都别碰我。”

老子有洁癖啊。

是不是我说过的都当假？

偶有一夜，阮致哇啦哇啦给宋林打电话。

他说：“我可算知道你遇见的姑娘是谁啦。唉，我早前不信你，还觉得你撞了鬼。毕竟如今园子门禁森严，进门都要刷卡。你想啊，外人哪有卡，今天我才知道，是我爷爷一早把卡给了那人，她要复健，只有咱们园子有清闲的篮球场……”

宋林微微笑了。他微笑时实在是很温柔的面相，故而大家总觉得这是个好相处的男孩。事实上，只有跟他相处过的人才知道，能让他瞧上的人万万人中也无一。

因此，阮致一直十分好奇，他口中时常提起的那个姑娘，那个连吃着面都吃得比旁人好看的小姑娘，究竟是什么模样。

宋林淡淡回道：“这些我都能猜到。她生病了，需要靠打球这种负压运动复健。园子不是外人可以随便进出的，所以定然不知是谁家的亲戚、友人。不用你说，我也一定会查出来。毕竟是个那样的……美人儿。”

阮致“哧”地笑了：“美人儿？我瞎了还是你瞎了啊宋少？”

长富贵方常相思

栗家二丫头今年年满十八岁，要摆生日宴了。园中老老少少都列了席，卢家三兄弟、阮家两兄弟，还有宋家两兄弟、两姐妹悉数到场，北方各大佬也都派人或送贺礼，孩子们分了两桌，瞧着秀丽挺拔、芝兰玉树一般，真真是眨眼间就成人了。老人们一桌，闲话里除了为孩子的成长感到欣慰，说得更多的是工作。

俞氏在北方渐渐站稳了脚跟，颇受上头信赖，倒是拔尖，俞立冒险一闯北方，这一着棋是碰对了；卢老如今身体不适，职位恐怕要动一动了，接任的应是年轻一辈，只是如今各家拔尖的孩子都有数，却不好说就定了谁了。

众人问卢老，卢老酒醉红脸，寿星一样只是呵呵笑。他们说一个名儿，他便驳一个。

“意外！意外啊！起初上头与我说时，我一时都愣了，后来细想，却拍案叫绝。这个人选得妙！我卢辉服！”卢老眼睛微露精光，大赞。

栗老一笑：“我算了算，小辈里面，最拔尖的莫过于程平东。之前那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干得漂亮，这次提拔他说得过去。”

他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指的就是延边军区钳制了境外恐怖势力，使对方不战而退，而延边军区的战术手段也因此在各大军区广为流传。身为延边首长的程平东自然是外人眼中的首功。

卢老摇头一笑，话对着栗老，却转头看着阮家人，意味深长：“程家小子耍奸弄滑之辈，把别人都当成傻子了吗？咱们自家就有，你倒去羡慕

他家了。”

阮令心念一动。

宴毕回到家中，阮令父子二人书房闲聊。

阮敬水面带喜色，阮令也微微颌首：“听他们今天话中意思，想必这职位是落在你身上了。”

阮令从不轻易说狂话，他下了破斧言论，心里定然也认定了七八分。阮敬水见父亲都肯定了，更加喜不自禁。这些年来，靠着父亲苦心经营，他在南方已经有了一席之地，上头赏识他的文采，这些年不少夸赞，父亲劝他低调行事，他也一心照做了，与兄长胡来招灾的行事风格大不相同。前些年哥哥狠压他一头，到如今，哥哥为了给妞妞治病，调到北方不起眼的位置，女儿又如此，死活已无人关心，眼瞧着是趴下了，再无翻身之日。阮敬水心中也不得不感叹母亲当年一力扶持他调返南方的先见之明。

不然，哪有今日。

阮令先前看重的是长子，可是长子性格难以操控，上面对他的评价也是是非参半，终究不稳妥。如今二儿能有出头之日，也不枉费他这些年的辛劳了。

他叮嘱阮敬水，严肃道：“还没有正式下文，把你的轻狂样子收起来！今天明里暗里琢磨你的还少吗！”

阮敬水赶紧绷紧脸，点头称是。

阮令想起长子，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挫败，他心心念念的孩子终究都不如他期望。山儿如此，妞妞也是如此。

阮令又道：“你大哥带着妞妞回城做复健，先前在外面住，我如今劝他们回来了。外面你如何得势我不管，你哥哥回来后，你敢胡乱炫耀，做出什么没鼻子、没眼的样子，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阮二叔表面上很恭谨，可心中却在冷笑。他熬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把阮敬山踩趴在脚下，老父亲却殷殷教导他兄友弟恭？这场没有杀戮的战场，第一规则就是谁赢了，对手都要永无翻身之日。